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十八、茅屋聚群英 杯酒言歡談大業

姜、萬二人剛剛走近，想和癩和尚招呼敘闊，林玉男用一個木盆由山口外逆流撐將進來，剛和乃姊玉鑾相見，一聽棘門三俠人在外面，隨即追出，搶前手指癩和尚笑道：「算起來你們還是我的長輩，照你和那位啞巴師叔所做的好事真叫氣人，不是我爹爹先和你做了朋友，今日相遇，你便多大本領，我不和你拼命才奇怪呢。」癩和尚笑道：「姑娘不要生氣，這事怪我不好，將來必有補報。你沒見小啞巴看見你來，不好意思避開了麼？休看我們比你長了一輩，我臉皮最厚，自知不該這樣開玩笑，偷你們的銀包，情願認罰，只不真個拼命，叫我轉世投胎，要打要罵隨你的便如何？」

林氏姊妹見他搖頭晃腦滑稽神態，都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萬芳插口笑道：「這是我們同門好友當中第一位厚臉皮，一向油皮賴臉，不做好事，這神氣哪裡像個長輩？你兩姊妹不要上他的當，你只叫他說話算數便了。」

癩和尚方說：「癩師兄，她兩姊妹當你尊長，你已說了補報的話，不要忘記啊！」

癩和尚方說：「那個自然。啞師弟已先想到，她爹真個嘴巧，我弟兄三人竟被繞住，只我臉皮厚，不在心上，老二老三都幾乎不好意思再見他們。到底薑是老的辣，這樣不行那樣行，比我們厲害得多。本心開個玩笑，忘了她兩姊妹年輕後輩，又是女子，反倒自找麻煩，你說多妙！」

萬芳方說：「這是你的報應。」

忽見萬山夫婦由人群中搶進，朝癩和尚、玉男分別見禮，笑說：「事情已完，我們全佔上風，鐵大爺請諸位伯叔姊妹到裡面去商量正事呢。」

眾人回到裡面一看，對面十餘對頭，受傷落水死了三個，兩個重傷的武師，下餘還有八人，均被鐵笛子等制住，不敢妄動。互一商計，依了上氏父子和眾土人，這些人中只有兩個平日稍好，餘者均非善類，想欲全數綁起，等到救災除害事定之後再行發落。

鐵笛子先說不可，林颺本和鐵笛子不相識，見他一到，跟蹤趕過，插口說道：「老漢，你只恐走漏風聲，不知此事好些不妥，既然罪有輕重，人有好壞，不能全殺，放他回去固是走漏風聲，留在這裡請問作何處置？如今四面大水，裡外隔絕，官府無能，照例敷衍，不是隱匿災情，便是誇大其詞，請來賑糧，他卻暗中侵吞，並不發放，哪怕災民死上千萬，只能保住他那狗官決不過關。」

「今朝我已得信，昨日莊中雖然來了幾個有名惡賊，但是我們這面能手更多，那兩個故人之子少年好勝，雖然看出厲害，還願一點虛情和江湖義氣，先還不肯脫離賊黨，後見小女拿有我昔年的鐵手令，和他先人臨終以前交我的一枚金環，知道再如抗令，我先放他不過，這才勉強溜走。」

「可恨老賊蘇五，為恐洩漏賊黨機密，剛走不久，恰巧所約賊黨趕到了幾個，竟命兩個鼠輩暗中追趕下來。剛到中途，正想暗下毒手，棘門三俠中的佟老二突然現身，將追來二賊打傷逃去。我不料他二人當夜便往新集等候，歸途恰巧追上，由佟老二口中間知底細，休說賊黨萬無倖理，便張莊這幾家土豪惡霸本就惡貫滿盈，無端又把這些兇煞引進門來，不問勝敗，都不免於家敗人亡。」

「我們正好乘此時機，把這許多土人救離苦海，天明前山洪暴發，下手更是容易，好在我們人多，只把幾處出口要道堵住，不令他們過去，便都成了甕中之鱉。等到除去首惡，然後分別罪情輕重發落，豈不是好？方才放他八人回去，正可使其搖動人心，莫非這樣大水，官兵還敢發動不成？真要貪官惡霸互相勾結，假公濟私危害人民，索性反他的娘，鬧個大的。再說這類飯桶官軍，來上一萬也不是我們對手，這樣膽小顧慮作什？」

鐵笛子等他說完，從容笑道：「老兄，事情沒有這樣簡單。實不相瞞，我為此事業已籌思了三四年，現在才樣樣有了一點準備。這次趕來，最重要便為的是這裡土人太苦，想把他們救出苦海之故。不過當這皇帝老兒家天下的制度沒有推翻，未到時機以前，億萬人民十九聽天由命，有力不用，無什知識。」

「大眾人民原極善良，不到山窮水盡，逼得他喘不過氣來，眼看妻離子散、家敗人亡，還要大家都是一樣受害，才肯鋌而走險，勉強能夠挨過，便想勉強苦挨過去。人心決不一律，最難號召，那些住在通都大邑城市的商民謀生之計較多，更成了自了漢，各顧各，偶然說動幾個，濟得什麼？」

「我已想過，殺官造反，把眼前所見土豪惡霸殺個雞犬不留，以我們的本領，和這許多忠實勇敢的窮苦百姓，下起手來真比什麼都容易，只是事情終有結果，並非憑借一隅一縣之地和有限幾人血氣之勇，殺掉幾個土豪惡霸便可了事。」

「昨夜我已防到要發洪水，果然應驗。本來計策已有好些改變，非但這幾個惡奴無須殺綁，連方才死那三個也可不必。好在死這三人都是有咎應得，又可借他嚇人，已過之事不必再提。這八個打手就是放回，好些巨賊住在張家，均知官府無用，又都驕狂好勝，便主人想要報官，也必不肯做此丟人之事。」

「至多派人來此擾鬧，有我們在也不相干，何況事由得罪林老兄而起，他們還有好些顧忌。以我之見，他們既已哀告悔過，方才也曾加以警戒，真假由他去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仍令各坐原船，放回去吧。」

當眾人密議時，那八惡徒均在蘆棚一角待命，一個也不敢逃，全都膽戰心驚，等鐵笛子喊進眾人，說完前言，下令放回，並向群賊帶一口信，不由喜出望外，自稱眼瞎，再三稱謝，互相扶持，分坐原船駛去。

人剛一走，鐵笛子便說：「如今形勢已變，救災第一，我因想開這兩條河渠，原在鄰縣和附近村鎮中存有一些糧食，今已移作救災之用，開渠錢米另外想法，至遲黃昏前後便可運到。至於張莊這幾個豪紳惡霸，暫時不宜妄殺，留在那裡還有大用，尤其張氏父子引鬼上門，一面想借群賊之力保全身家，一面卻知此事關係重大，無窮後患，終日都在心神不安，我們因勢利用再妙沒有。」

「天水那伙刀客經我數年管教，他們本是良民，逼而出此，並非不得已，如今更成了一伙急公好義、勇於為善之士，便他平日也並非專以搶劫為業，這次出力頗多，存糧也有不少，沈、萬兩對夫婦業已趕去，不久回來。此事我已有了通盤打算，只請林老兄父女代辦一事就更妙了。」

林颺接口笑問：「你說的話我已醒悟，真個名不虛傳，高明已極。可是要我去做反問麼？」

鐵笛子笑道：「林老兄真個口直心快，有好些話少時再和你密談吧。」林颺便未再說。

老漢問知鐵笛子由昨日走後忙到現在，休說酒癮未過，飯都未吃，忙命萬山夫婦連作準備，一面笑說：「鐵老先生為了災民和窮苦土人，這樣出力，理應吃飽才好做事。我備了些薄酒、粗肴，諸位英俠稍微小飲談心如何？」

鐵笛子笑道：「災區情形我已看過大概，糧船未來以前大家吃飽也好。我們又要救災，又要和賊拼鬥，防他搗亂，事情尚多，我素不做那矯情之事，主人盛意殷殷，業已準備現成，正好享受，誰也不說那些好聽話吧。」

萬芳笑說：「還是我們大師兄爽快，他這大半生的光陰全都用在貧苦百姓身上，無日無夜不是用心，便是用力。自從出山以來，共只數得出的每一兩年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聚上幾天，連那偶然來訪的良晤，我想得起的次數也極有限。就這樣，他還是抽空順便來尋他們，便頭年定好約會，前往赴約，也都在事前經過盤算，就便之舉，始終仍以救人為重。」

「專為同門聚會，真正快樂，遇上三五日酒癮，和大家作長日長夜之談的快活日子，算將起來先後才只囚次，餘者沒有一次能算真正空閒。他那事情之煩，和相識苦人之多，聽了都叫人心裡緊張，他卻始終老是那麼從容不迫，若無其事。我們如與那事無關，他還提都不提。事過之後，除卻直接受他好處的人們，極少有人知道。」

「他把救助善良苦人當作終身事業，年月一久，自然不免傳說開去，等到名聲越大，官私兩面的對頭越來越多。他為不願招

搖，顯露形跡，換上一個外號，或是改了姓名，人都當他失蹤，不再提起，可是這成千累萬的貧苦百姓仍都知道是他。最難得是都是那麼守口如瓶，無論對頭勢迫利誘，竟會人心如一，非但不肯洩露一字，甚而編上一些假話愚弄對方，使其上當，一面想盡方法送信，只管行蹤無定，他們自有方法把信傳到，並還快極。

「開頭我們雖也在外做些義舉，也以救人為樂，一則沒有他的細心體貼，周密機警，智勇絕倫；二則我們救濟苦人，雖抱著一種扶危濟困的心意，對於他們也極同情，但是事情一過便即丟開，他們雖極感激，雙方終不親切。大師兄卻和他們親如家人，救人之後，過些時候還要與之來往，一面明查暗訪，看出渡過難關之後能否上進，以力謀生，不再依賴別人。

「稍微懶惰，固要好言勸告，鼓勵他的勇氣，真個有什困難，過不在他，更要設法幫忙，當然雙方情感越來越深。我們事過便完，不特好人未做到底，事後極少關心，便是偶然走過，為了不願人知，怕人報恩耗費，連面都不肯見，如何還會親密？我們的飲食起居好些習慣也與這些人大不相同，似此一時一地的小恩小惠，當然人救不多，並還覺著這類貧苦的人既不能文，又不能武，結交無用，上來先有輕視之心，因此我們對他救助無多。

「像大師兄那樣，常能得到他們出力幫助，常在強敵之下孤身脫險不算，並還加以反擊，無一次不占上風，更是從所未有。每聽人說起大師兄的種種奇跡，和救人之多，雙方打成一片，沒有辦不到的事，心還奇怪；後來經我和姜師弟、沈大哥大嫂仔細查訪，並向大師兄請教，得知他那做法與我們大不相同。

「非但深入民間，終日都在盡心盡力，便是平日和這些苦人一起，無論飲食言動種種習慣，也能與之同化合流。對方先受了他的恩惠，並還照顧到底，遇事扶助，好了誇獎，不好勸善悔過，加以教導勉勵，無異嚴師益友，當然比他父子家人還親，於是年代越久，救的人越多，到處都是他的耳目親信了。

「我們男女夫婦同門六人，近十年來雖然照他方法去做，相差仍遠，第一智慧本領也不及他，又沒有他那樣有耐心，比起以前，多少總算救了點人，否則，做了一世義俠之士，結果徒擁虛名，一問學成下山之後救過多少苦難中人，卻是數得出來不多幾個，豈非笑話。

「大師兄無論何事，均要合乎人情，從不偏激矯在，終日不眠不休，餓著肚皮苦乾，冒了危險出入虎穴，那是家常便飯，不以為奇，也從未皺過眉頭。遇到同門好友，知己重逢，或是以前受過他恩的人辦上好酒好菜請他歡聚，他也照樣大吃大嚼，興高采烈，口到杯乾，言笑無忌。除同門同道外，只請他的人真有力量，不是勉強，從不拒絕，反更喜慰。

「聽方才口氣，除害救災之事不知用了多少心力，如今必已樣樣準備停當，也許除一些江湖上的元凶首惡外，不會多傷什人，更不會出什亂子，至於這幾十里內的災民也必遇救無疑。以我平日所知，他只用心在前，多麼兇險艱難的事也必輕而易舉。他又海量，理應陪他暢飲一頓，辦起事來更有精神。老漢不是外人，這一席酒備得真好，我們每人敬他三大杯，預祝成功如何？」

說時，眾人業已分別坐下，只鐵笛子把林彪拉向一旁，低聲密談了一陣。話剛說完，王氏父子情知蹤跡已泄，激於義憤，也不再避忌。因覺人多，沈鴻、萬英兩對夫婦，也許連那刀客首領都要前來，鍋灶蒸籠連大帶小只有十幾副，不能蒸出過分多的食物。

人手儘夠，忙也無用，夜來還要犒勞，索性托人殺了兩條豬和十幾隻雞鴨，採些菜蔬，一面防備人來太多時，可以足用，一面叫媳婦多做一些酒飯菜待客，自己也來陪坐。

旺子所居木房本來不大，老漢恐眾人談話不便，內人多太鬧，自己家中鐵笛子首嫌悶氣，旺子所居三面門窗，天又晴朗，只把破窗上面毯子揭去，便成裡外通明，十分爽快。房子雖然稍小，用兩張桌子一拼，連王老漢共是十人，恰巧夠坐。

小啞巴本在一旁看水，沒有走遠，早被請來，只佟二俠未到。鐵笛子問知人已他往，眉頭一皺，笑道：「二弟那好一個人，偏有這樣怪脾氣，三十年前幾句戲言，便會這樣認真。昨夜今朝兩次相遇，那等勸說，他已答應，還是不來。大家年已半百，還要固執成見，好好同門弟兄姊妹，尹那避面，不能同時相聚，你師弟兄三人照例形影不離，鬧得癩、啞二位師弟有時只好和他另做一路，何苦來呢？」

癩和尚笑道：「這次大師兄不曾料到。據我平日觀察，二弟早已後悔，當初不該認真，尤其是對沈師弟不起，心常內疚，只是無法出口。話已說出，收不轉來，這類事情我最不善說詞，又無機會，以致因循至今，鬧得同門知己之交生分多年，好些不便，實在冤枉。

「老二人最隨和，獨對此事十分固執，恐我說他，稍露口風立即設法避開，或將活頭岔過。我知他這多年來心中煩惱，也就不忍多說。昨日大師兄那一席人情入理的話，已問得他心服口服，今朝再遇。又將樊師妹的意思和沈大哥所說告知，越發感動，如我料得不差，也許借此為由，朝天水那面迎去都不一定呢。」（事詳拙作《獨手丐》。）

姜、萬二人聞言方要開口，忽見萬山跑進，笑說：「沈、樊、萬、杜四位伯叔和佟二俠一路，還有天水大頭領豹尾鞭花蟬、二頭領野馬張三，押了九條大小糧船，逆流而來，業已開進山口。經過張莊時，還遇見兩個新到的賊黨迎頭喝問，幾乎動起手來，後被佟二俠上前嚇退。

「據探報人說，如今張莊那面必已得信，不知山口裡面的人都是一條心，把我們這面兩個獵人設法喊去，許以重利，想收作他們的內應，隨時報告我們這裡虛實，豈非笑話？如今頭一條大船已快靠岸，聽說糧食甚多，後面還有好些竹排要來，沈師叔他們此時改在未了一條船上，以防萬一。方才命人傳話，問這許多糧食放在何處？如放船上並非不可，只恐忽然水退擱淺，無法開回。」

旺子和林氏姊妹聞言先往外跑，姜、萬二人也要迎去，鐵笛子先將五人攔住，笑說：「大家先不要忙，這一帶地勢我都看過，頭兩條大船糧食如卸完，這末一條船不會開進山口。相隔太遠，又是逆水行舟，你們須坐小船開出山口才能與之相見，如其一同駛進，非但船多擁擠，水深之處只有當中一長條，轉側不便，再有船來便難開出。

「水還在漲，那些難民沒有吃的，這幾條船還忙不過來，蒸籠鍋灶相差更多，便是連夜趕做也來不及。我來時已早想到，內中三條平底木船均帶有鐵鍋蒸籠各種用具，只將糧食卸下，便可開往救災。這九條船，只有三條是花、張二人所有，餘均新集僱來，講好應急之用，糧食送到便要放還，不能抵用，好在後面來的還有十幾條竹排，我雖不曾眼見，自從清早得信，便命人分頭通知，自己還走了一趟，不是等紮竹排，他們比我還要早到些時。

「有的糧船又在鄰縣，相隔較遠，分由水旱兩路趕來，也許此時剛剛起身。不過張莊既有賊黨出頭作梗，不得不防他一步。再者，這些木船最大的只裝四五十袋粗糧，小的不滿十擔，就是別處還有存的，以我預計，休說不要興修水利，單是救災先不夠用。內有好些竹排，專為分送乾糧之用，沒有多的糧食帶來，本就向張莊借糧，賊黨反來引逗，真個可笑。林老大哥同二位令媛最好和諸位弟兄姊妹見上一面，吃完這頓酒提前起身。

「姜師弟和萬師妹同了旺子都不大喜吃酒，可乘此時把飯吃飽，趕往山口外面代他們斷後，請新來的人到這裡來，飲食之後好辦正事。由今日起還要分班輪流，坐了小船往來山口內外查探，稍有可疑，便將花、張二人所帶信號發出報警便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沈鴻、樊茵、萬英、杜霜虹和佟二俠已由對面蘆棚與沖沖走來，互相禮見一談，才知前遇二賊乃是坐了張莊自備小船往迎同黨的，因見來船可疑，方才又有被打惡奴歸報，得知山口裡面強敵甚多，正在蒸膳，準備救災。

因樊、杜二女在頭一船上，當先開路，人又生得美貌年輕，二賊不知厲害，上前喝問。雙方還未動手，佟二俠看出來賊是他三弟兄兩年前西北路上的敗將，由後面飛越過去，剛一現身，便將二賊嚇退，仗著船輕流急，逃回莊去。

沈、萬二俠和十幾個刀客首領均在未條船上，知道張莊聚有不少兇險人物，恐其尋仇生事，一到山口，便將樊、杜、佟三俠喊往未條船上，一同斷後。本意把那幾條僱用的大小木船放回，送他走遠，方始入山，以防連累，忽見莊後有一小舟，上坐兩人，打槳飛駛而來，老遠便喊，說奉莊主和各位英雄之命，救災乃是好事，此時水大，也無法動手，便到重陽節水如不退也必改期，請告

鐵笛子和各位英雄，在水退以前雙方隨意坐船來往，兩不相犯。

並說張氏父子是局外人，諸位英雄只在莊中暫時寄居，主人並不參與此事。方才雖因誤會，死了三人，乃是他們自取其禍，後將死屍撈起兩具，備棺盛殮，此事業已過去，決不經官動府。雙方都是江湖上的英雄豪傑，目前又發生這大水災，如蒙賞臉，由他父子做和事佬，使雙方言歸幹好，兩罷干戈，再好沒有等語。

沈鴻等五俠看出那兩人乃張家所用武師，內中一個耳朵傷還未好，用布紮緊，說時不住朝後張望，並還想等回音，便令上船。細一盤問，得知張氏父子因家中養有許多豺虎，心本不定，又經兩個明白一點的武師幾次暗中警告，越發憂疑，再經昨日棘門三俠玉泉崖和山口兩場大打，傷了好些惡賊巨盜，同時看出群賊口說大話，外強中乾，好些膽怯之狀，半夜裡忽又來一少年，手持一物，只幾句話，便將兩個賊黨逼了就走。

這時李、黑二賊剛剛約了人來，蘇賊立命同黨追去，走時還說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連那少年一同擒回。不料天明前去的人只回來了一個，並還受傷頗重，跟著發水，看水的武師打手還有別家的人均被對方打了回來，還死了三個，說起敵人的本領從來不曾見過，越想越心寒。因聽群賊明言，經官無用，反而有害，實在無法，仗著老賊蘇五昔年情面，拉在一旁，勸令講和，以免兩敗俱傷。

蘇賊雖未公然答應，張錦元卻看出他的心意是騎虎難下，惟恐對方不允，平白丟人，便和他說好，先打對方一個招呼，水退以前兩不相犯，以免出入不便，一面暗令心腹武師乘機偷聽對方口氣。這些武師均因來賊狂傲，心中痛恨，又知此是未來大害，賊黨如在，不論勝敗，這碗太平飯先吃不成功。就是主人厚道，也不免於受氣，於是全說出來。

沈鴻等諸俠已知鐵笛子的用意，便令來人轉告張氏父子，善惡邪正，宛如火水，不能並立，講和之事再休提起。水退以前本以救災為重，不願與人私鬥，但也不容鼠輩猖狂，兩不相犯，自然是好，賊黨也可就便多約點人送死等語。來人又代張氏父子說了許多好話，沈鴻等見那兩人辭色誠懇，事還未定以前，不願使其難堪，稍微勸告了幾句，便令回去。

看出敵人膽怯，不會出什花樣，便留花、張二人看守，一同走來，大家相見。談完前事，內中最歡喜的是旺子。前三日還是一個村童，在老漢翁媳照顧之下，雖比以前為人牧羊，受那欺凌打罵要好得多，但是心目中的師父共只見過一面，並還不曾面允，一去不來，是否有望還拿不准，每日正在苦望，無端受那奇禍，被狗子擒去，並還身遭毒打。

眼看凶多吉少，好容易費盡心力，由那狂風暴雨當中逃將出來，心情正在萬分悲憤，做夢也未想到，就這一夜功夫因禍得福，跟著會見幾位師長，都是成名多年的英俠，不禁心花怒放，宛如貧兒暴富，歡喜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回到王家之後，人來越多，師父又去而復轉，知道事已定局，無論如何也可守定師長，從此不會離開。

後來棘門三俠，沈、萬兩對夫妻和佟二俠等趕到，哪一位都是奇俠異人，各有特長，先是一心想要討教，多學一點本領，不是守在師長旁邊，一呼即諾，承應恐後，便是忙進忙出，幫助做點雜事，連飯也無心吃。

男女諸俠見他勇於任事，最肯出力，人又聰明機智，俱都看重，誇他難得，癩、啞二俠更是喜他。旺子因這兩人表面上一冷一熱，天性俱都滑稽，幼童性情，分外投機，老跟在二人旁邊問長問短。

癩和尚看出他人小志大，樣樣均肯用心，問出的話都含有深意，便朝他使一眼色，引往無人之處，低聲笑道：「聽你師父口氣，這場架暫時決打不起來，就打也在秋深水退之後。休看賊黨不是我們對手，你那一點本領，隨便一個小賊你也未必打得他過。我們均以救人為重，不像尋常江湖中人專重個人私鬥。你要討得他的歡心，第一是要學他的樣，將來學成之後，承他衣鉢出去救人。」

「你年紀輕，就將師傅本領學會，也只對付敵人，遇到大事驟然發生，眼前放著許多苦難的人民，你便多麼心好，也是無法救濟。難得遇到這場大水災，此時你各位師長正在調度安排，只等糧船到齊，人和用具也都運來，分配停當，便要領頭出去救災。你雖跟去，所見只是一斑，再要疏忽過去，結果只湊了一場熱鬧，並無所得，也長不了多少見識，將來自己出外，遇到稍大的事，仍要手忙腳亂。」

「最好此時守在你師父旁邊，耳目並用，留心察聽，他是如何運用心思，分配人力物力，以及籌備銀米，救急之外還要防荒，興修水利，除害之外還要軟硬兼施，恩惠並用，使原有惡人但有可原之道，便設法使其從善歸正，化莠為良，這才是大學問，大心胸，比你學那一技之長高明得多，也更有用處。只管趕前趕後，忙些零碎小事，有什麼用處呢？」